

吉永小百合



33.135.7

追梦

——一个女明星的自传

K533.135.7

2

BD85/21

追梦

——一个女明星的自传

【日】吉永小百合 著

莫邦富 楼志娟 译

译林出版社



B 081.30J

吉永小百合

夢 一 途

根据日本主婦与生活社1988年6月版译出

136

追 梦

——一个女明星的自传

【日本】吉永小百合著 奥邦富、樱志娟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375 插页2 字数93,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61-7

1·19

定价1.80元

追 梦

和小小的一百的会合。

我现在终于达到了自己名字所指示的目标。

我在100部影片中参加了演出，扮演了100个女性，通过扮演的角色，学习了各种女性的人生。

同时，通过这100部影片，我结识了许许多多的人。

我在日活、松竹、东宝、东映公司参加拍片，深深体会到电影公司不同，其风格也各异。并发现那里的工作人员类型也各具特色。日活、东映公司的工作人员生龙活虎，松竹则洋溢着令人亲近的气氛，东宝的摄制人员稳重、冷静。我结识了他们，和他们一起拍摄影片。

我和100部影片中合演43部的滨田光夫以及其他众多的合作演员一起演戏，我们配合默契。

爱发火的导演、会夸人的导演、善纠缠的导演……形形色色的导演教导我掌握了演技的ABC。最近，我才终于理解了一个电影女演员的意义。

然而，离别又是何其多也。

热爱电影的人们，同样酷爱杜康。那些由于饮酒过度而病倒，正当需要他们大显身手之际却辞世而去的人们，那些被突发事件夺去了生命的人们，那些生命虽然短暂但却重于磐石的人们……对他们的怀念至今仍萦绕在我的心中。

在拍摄这100部影片的过程中，我有了巨大变化。

曾在青春影片中扮演角色，在银幕上蹦蹦跳跳的我，年龄渐渐变大，结婚了，变成了一个女人，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一根随波逐流的漂流木，现已能逐渐掌握自己的流向了。

以后，我又终于达到了能够表演成人恋爱的年龄。

电影界也经历了苍海桑田之变。

我投身进去时正值黄金时代的这个领域，不知什么时候成了残阳夕照的境地，观众的人数似乎也在江河日下。地方上的电影院接踵倒闭，电影制片厂的工作人员也相继转业。

但是，我喜欢电影，哪怕是作为一个观众，我对通过大银幕观看的电影都会感受到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

而且，为了和更多热爱电影的同行们相识，我仍要在这个领域里生存下去。

虽然不知道能否到达目的地，但我这小小的漂流木决定漂流到底。

梦幻着最终能流入浩渺无际的大海……

吉永小百合

第一章 唯一的道路

呼唤早晨的口哨

“明媚的春天哟，尽吐嫩绿，
歌声嘹亮，响彻田野，响彻山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放开嗓子歌唱着，走在春光尚未来临、北风肆虐呼啸的荒川的土堤上。

“停机！”

传来了导演的大声吆喝，我停止歌唱，伫立不动。和我并肩行走着的四个少女也微微地喘息着。她们和我一样，都是演员考试选拔出来的中学生。我们面对着巨大的35毫米摄影机，不知不觉地紧张起来。密歇尔型摄影机不同于今天的小型摄影机，大得使人联想起火车头来，被它死死地盯视住，你会产生一种恐惧。要不是唱歌的话，说不定我会憋得喘不过气来。

“行了！演得不错。”

导演又一次高声吆喝道。五个小姑娘一齐欢呼起来，互相尽情地捶打肩膀。

这是我和电影、如今成了我的人生乐趣的电影相遇的一个镜头。

这部题为《呼唤早晨的口哨》的电影由松竹电影公司摄制；描写了一个送报少年和他的善良的伙伴们、以及亲切鼓励他的少女之间的故事。

那是1959年2月份的事。

如今回想起来，我是在日本电影登峰造极之时进入电影界的。此后不久，电影业每况愈下，我也经历过许多辛酸事、伤心事。但是，我参加电影演出，却从未有过暗淡沮丧的心情。我所参加演出的100部电影，部部都留有深刻难忘的记忆。

回想起拍摄100部影片我所走过的路程，真是既漫长又短暂，可以说这是我的人生写照。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我自己，向我自己提问这条道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那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我还没有达到自己能够明确选择道路的年龄之前，我已踏进了电影界。

从我所置身的环境、立场来看，也许我除此之外别无道路可走。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选择余地，就是宿命。

不过，我不憎恨这个命运。

如今，我已经直爽地承认了和这100部影片间甘共苦的自己。

由于父母亲的大力支持，我从幼儿时期就有很多接触音乐和文艺的机会，从小学时代起，就逐渐逐渐地开始当上了一个小演员。

小学一年级时，我加入了桑原儿童合唱团，学唱童谣。《红蜻蜓》、《7岁的孩子》、《叱责》……全力以赴学唱

的童谣给了我那么多的欢乐，为了节省火车费，每天我步行走两站路，但一点也不觉得苦。

1952年，战争留下的创伤尚未痊愈，我家所在街道的每一户人家都赤贫如洗，我记得当时我家也相当拮据。门外看上去富裕宽绰，屋里可是热锅上的蚂蚁。父亲辞去政府机关的工作，搞起出版事业，然而一败涂地。讨债人、税务署派来查封资产的官员闯入我家。我隐约记得孩提时代的我曾气恨地想道：“这帮人为什么蛮不讲理，好，我来帮助爸爸”，于是操起鸡毛掸子，摆出一副决斗的架势。

“我去当报童。”

我曾向母亲这么要求。母亲说我年纪还小，劝阻了我。

小学五年级时，我被选为学生艺术会的主要演员，不遗余力地参加了儿童剧《君影草之钟》的演出。那是我第一次尝到了演戏的乐趣。

剧情是这样的：我扮演母兔，陷进了猎人设下的圈套动弹不了了。小兔子、野狐、狸子、松鼠等小动物拚命地想救我出去。可是，圈套紧紧地套住了母兔的腿，母兔急剧地衰弱下去。小动物们束手无策，嚎啕大哭，这时出现了月亮女神。月亮女神被动物们真挚的爱情所感动，救出了母兔。

为了这台轻歌舞式的戏剧，我们在黄昏的教室整整排练了一个多月。在热心戏剧指导的班主任奥野幸文老师的带动下，我们这些学生也渐渐入了迷。到举行学生艺术会那天，学校礼堂座无虚席，台下的学生和家长们中间响起了抽泣声，有人用手绢擦拭泪水。看到这个情景时，“母兔”感动得颤抖了。与此同时，我打内心感受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快感。

这时候，妈妈的一个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朋友来劝邀说：

《赤铜铃之助》剧组正在招募小演员，让孩子去试一下如何？

《赤铜铃之助》是当时很受孩子们欢迎的一部漫画作品，而且巧得很，作品中的人物千叶周作的女儿就叫“小百合”。在选拔表演时，审查员问我：“你的名字真叫小百合吗？”也许是名字的巧合使审查员留下了较深的印象，我被选中扮演“小百合”，开始参加广播剧演出了。

和当时声名显赫的配音演员久松保夫、大平透、山东昭子等围住同一个话筒说台词，这种紧张气氛对于才11岁的我来说，太富有刺激性了。《赤铜铃之助》每天晚上都播送，因此，每一次演出的报酬虽然微不足道，但一个月累加起来，却相当可观。我家那种米柜空空的窘境消失了，菜也稍稍增多了。这对于正在长身体之时的我来说，是桩再高兴不过的事了。而且，我还神妙地意识到桌上的这些饭菜是我劳动挣来的。

《赤铜铃之助》大受好评，广播不断延长。每星期录音两次，从黄昏时分开始，一直要工作到深夜三点、四点，到最后我实在发困，声音总是含含糊糊的。而且，第二天一早八点就得走出家门去上学，这实在太艰辛了，我老是迟到。在这样忙忙碌碌之中，我小学毕业了。毕业的纪念文集里，我写了这样一篇作文——

我的将来

吉永小百合

我将来想当个电影演员。现在的电影演员一演广播剧，由于不需要动作，就显得很笨拙。但是，我不论演电影，还是演广播剧，都要让人们夸我演得棒。假如我

参加电影演出了，我不想去演描写花花公子和流氓的影片。不过，这也许办不到。因为要做一个一流电影演员，电影公司叫你去演的影片，是不能不去演的。

我结婚后，将不再当演员，而是好好做家务。当然，还要生孩子。如果生个女孩，就要让她成为一个平时文静温顺，但能踊跃发言的孩子；如果是男孩，我想让他健康、勇敢，不欺负人。

等我成了老太大了，我自己裁剪孙儿的衣服，给他们买好吃的，做一个受大家喜欢的、慈祥的老太太。

不言而喻，当时我还没有参加过电影演出，只是稍稍涉足了一下广播剧而已。有时瞧见进出广播电台的岸惠子、宝田明等电影明星时，心就激动得直跳，对他们暗暗地抱有憧憬。

但是，我已记不清当时为什么想当电影演员了。幼稚时代，我身虚体弱，多次住院，曾说过：“长大了，做一个护士。”接触到热情的幼儿园老师后，曾想过做一个幼儿园老师，这也是事实。

也就是说，我虽然咬定要当一个电影演员，其实并不是真的打心眼里这么决定，只是抱有一种朦朦胧胧的憧憬愿望而已。

当时，我们家没有电视机。周围邻居中，有电视机的人家寥若晨星。和大人们一样，对小孩子来说，偶尔由大人带去观看电影，真是其乐无穷。暑假时，在小学校校园里举行电影晚会，大家都掰着手指盼这一天快点到来，可见其魅力之大。正是这种心情使我写下这篇作文的吧。

过了两年光景，我才有机会参加了神往已久的电影演出。

在《呼唤早晨的口哨》电影剧组招募考试中，松竹电影公司一位电影经纪人的侄女也一起参加了考试。为我介绍这次机会的云雀儿童合唱团的皆川先生和我的父母都说：这次主角准保是由那个女孩子来扮演了。

因此，当听到我被选中的消息时，大伙儿顿感惊愕。

我第一次拜访的大船电影摄制厂，真是广阔天地。绿树掩映的大庭园里，星星点点地散布着众多建筑物。演员楼、摄制部、食堂等，光是问路寻找，就要花费一番功夫。

电影开始摄制后，我每天从东京代代木的住宅来上班，这实在太辛苦，于是，我住进了大船电影摄制厂附近的一家破旧不堪的旅馆。但是，摄制厂的生活，不论是看到的，或是听到的，都是那么新鲜，我兴奋极了。

副导演们周到地照料着尚未适应这儿生活的我。午休时，有人请我在职工食堂吃面条，有人送给我精美的诗集，要我在待演时间里阅读消闲，我被立原道造、野村英夫的浪漫诗集完全迷住，于是就将其一字一句地抄在本子上，铭记在心里。

我曾好几次乘坐外景摄制汽车，从大船电影摄制厂去东京北端的堀切桥一带拍外景。我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编织毛线，被负责梳发打髻的阿姨训斥道：“这多危险！真不懂事！”我心想没办法，那就闭目养神吧。结果，前额重重地撞在汽车的窗框上，鼓起了一个大包。

看到我的前额转瞬之间肿胀起来，这回轮到化妆师数落了：

“啊呀！啊呀！特写镜头拍不成了。你也太不当心了。”

夜里从摄制厂回旅馆的路上，我曾和少年主角加藤弘一起装出一副大人腔调唱着《不要哭泣》、《传来口哨的港口城市》等情调浓郁的歌谣回家。

如今，我只断断续续、毫不连贯地记忆着这些愉快的往事。

《呼唤早晨的口哨》被文部省选为推荐影片，于翌年三月首次上映。我在新宿的一家电影院里，从座位上探出身子，整整一天，百看不厌地一直瞅着出现在银幕上的自己。在巨大的银幕上，有一个猫着背的瘦瘦的小姑娘正在羞涩地表演着。

日活电影公司——我的第一步

此后，《赤铜铃之助》也搬上了电视，每星期当场表演，当场播映。已经成了一个中学生的我不再扮演广播剧时的“小百合”，而是演一个小角色。《赤铜铃之助》播完之后，在同一播放时间，又开始播映电视片《虚幻侦探》。我在这部片子中扮演虚幻侦探的对手“樱花”，从1959年3月起，演了一年时间。在此期间，还拍摄了电影《虚幻侦探——地下人侵袭》。该片于1960年2月上映。

虽说是电影，但由于是在摄制电视剧的空隙时间里拍摄的，且摄制成员和演员又都是原班人马，所以对我来说，和每星期拍一集的电视片相比，除了摄影机大了一点之外，没有其他不同之处。

更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是拍电影，就做好身心准备呀、行动谨慎呀那一套，当时自己并没有什么特别意识。所以，说实话，我的印象并不深，已经讲不清楚影片的内容了。

作为当时的回忆，倒是别的事更加鲜明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我上初中三年级时，工作每天忙得要命，可那时却产生了想在学校里好好读书的念头。

初中的三年时间里，我有1/3的时间由于工作没法上学，好歹算是没有超出义务教育所规定的时间限制。因此，像英语这类到中学才开始教的课程，我学得就十分吃力。也没有和朋友们一起参加课余活动、玩耍的时间。作为儿童演员参加电视剧演出，在当时被视为罕见之事，这是现在远远不可比拟的。我曾产生过一种危机感——在学校里我已成了一个独来独往的人。我暗忖：初中时代反正快要结束了，至少进高中后，我要专心致志地学习，过上健全正常的学校生活。然后，再从中重新寻找出自己将要行走的道路。我这么打定主意，开始埋头温课迎考。

为了通过迫在眉睫的高中入学考试，我只能采取临阵磨枪的方法。由于缺少温课迎考所必需的时间，我只能按各门课目临时抱一下佛脚，集中精力学习预感到绝对会考到的题目。结果，我的预感完全正确，○×式的答题方法也救了我，我幸运地考取了报考的高中。

我真是心花怒放。

然而，就在这时，有熟人所在的东映电影公司和日活电影公司相继邀我做他们的专属演员。父母亲乐得合不上嘴。我直害怕他们的高兴，委婉地向母亲表示了自己的主意。

“你想去高中念书的迫切心情，我明白。可是，学费总得赚回来吧……”

母亲的这一句话，就使我哑口无言了。我的愿望落空了，当即签下了一年拍摄两部影片的专属演员合同，我进了不必离开东京的日活电影公司。

仿佛要压制住不祥预感似的，我一个劲儿地对自己说：“一年只要拍两部影片，完全可以上学读书。”

在东京都立驹场高级中学的开学典礼那天，我穿上向往已久的藏青色水兵服，系着黑色的丝绸领带，在樱花似雪如霞的校园里，和新生们排列在一起。

可是，仅仅才过了一个小时，我就早退离开了开学典礼的会场。在火车站的厕所里换上火红的衬衫和黑色的贴身裙，十分钟后，我穿着黑色的高跟皮鞋，抹着口红，尽力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日活电影公司的摄制厂上班。

这也许就是我的命运。我瞪大双眼，久久地凝视着电气列车的窗外。

《手枪无赖传——电光石火的男子汉》——我进入日活电影公司后演出的第一部影片的题目勇武豪放，这是赤木圭一郎主演的打斗片。在初次认识的摄制组成员面前，我很拘谨，但扮演的角色分量不太重，我自以为精神还是轻松的。

不料，在我作为咖啡店的女招待给第一次见面的赤木端去咖啡这个镜头中，我的手却开始发抖。从柜台那儿接过咖啡，把咖啡杯放入托盘，再送到赤木那儿，把咖啡放在桌子上，说一声：“让您久等了。”

镜头内容仅此而已，可是我却紧张得连自己也难以置信。咖啡从杯子里晃了出来，托盘不停地发出轻微的碰撞声。

“喂喂，不行！不行！停拍！”

导演一次又一次地命令重拍，负责小道具的人每每为我重新准备咖啡杯。

我对自己说：“沉着些！沉着些！”可是，冷汗和颤抖怎么也不肯就此罢休。

我真没想到电影明星是如此耀人眼目。

坐在离我只有2米远的赤木，仿佛不是和我一样的人，而是一尊神。

“小兔子。”

赤木说我像当时大受欢迎的电视漫画《前进，小兔子》中的兔子，给我取了这么个外号，很是喜欢我。

可我直到最后都没能主动向他打过招呼。

我参加了这么出色的演员主演的电影。赤木那闪亮的眸子以及这部影片至今仍强烈地留在我的脑海里。

在《手枪无赖传——电光石火的男子汉》里，有一个我和扮演小地痞的杉山俊夫接吻的镜头，我从接到剧本时起，就一直惶恐不安。

“凭这个小丫头的演技，根本演不好的。”

野口博志导演作出决断，将这个镜头割掉了。

我原一直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方才落下了心里的石头。

我在日活电影公司参加演出的第二部影片《汽笛召唤着我》，也由赤木圭一郎主演，是部以横滨为舞台的描写水手的片子。

我接受了主角叶出良二的妹妹这一重要角色，拍摄了和赤木一起乘坐洁白的跑车在港口城市疾驰的镜头。

我心想，这是何等的幸福，就兴高采烈地坐进了汽车。然而，赤木驾驶的汽车不是熄火，就是急刹车，开得并不顺利。看到赤木满头大汗地拼命推排挡，我感到坐在旁边座位上的原来遥居青云之上的明星忽然离我是这么的接近。

单身出远门

在夜行列车的卧铺上躺下身子后，奔驰的列车所发出的声音莫名其妙地变得可怕起来。我完成了进入高中后的第一次期终考试，独身一人乘上了上野车站起发的开往金泽市的夜行列车。当时的旅行不同于现在，列车里暗黝黝的，对我这样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只能给予一种恐怖感。况且到达目的地后的事情也使我惴惴不安。见到大伙儿后，该怎么道歉才好呢？影片《无畏的笑》早就在能登半岛开拍外景了。大伙儿都在等着我哩！

这次期终考试是我向电影摄制厂恳求之后才得以参加的。也许是这个关系吧，我担心大伙儿能否理解我这种新演员并热情地欢迎我。加之，去外地拍摄外景，我也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大概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规矩吧。由于紧张，我辗转难眠。

我蓦然想起母亲关照的话来——“夜行列车上小偷多，可要当心哇。”

我又一次爬起来，从旅行袋里掏出钱包，扫视周围，想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我睡的是三层卧铺的下铺，在狭窄的硬卧的隔板上，有一只网兜那样的放零星小件的地方，也有一只小小的搁板。但这种地方根本藏不了钱包。

我不知如何是好，伤了好一会儿脑筋。嘿，给我找到了一个绝对保险的地方。我揭开卧铺上的床单，把钱包塞了进去。自己的身体就压在上面，这下可以万无一失了……

列车驶过了水上车站，我隐隐约约地听见深夜到达长冈车站的报站声音，进了梦乡。

早晨七点，列车员按照约定，把我叫醒了。我贪睡，因此拜托列车员在列车驶出富山车站后叫醒我。我去盥洗间洗脸，梳了小辫子，完全精神了。举目向窗外望去，又见夏天的太阳已经高高升起，山峦清晰可辨。山间景色令人回肠荡气。昨夜的怔忡不安不知在什么时候变成了“要加油地干”这样一种期待感。。

我从搁板上卸下旅行袋，打算整理一下行李。这时，我忽然想起了钱包，撩开床单一瞧，钱包不翼而飞了。我隐藏起来的那宝贵又宝贵的钱包失去了踪影。我把眼睛瞪得足有盘子那么大，找了卧铺下面，找了旅行袋里面，找了枕头底下，全都劳而无功。在我去盥洗间的那么一会儿时间里，装着我的全部财产——3000日元的钱包不见了。

被人偷走的？！

“是只红色花样的钱包，请帮我找找！”

闻讯赶来的列车员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睡上铺的男乘客也说没注意到。

我急坏了。3000日元的钱，当时对于我来说，真是一笔重要的财产。因为我的使命就是一千日元两千日元地挣钱，贴补家用和上高中。

列车到达了金泽车站，我晕晕乎乎地慢慢下了车。

“小兔子，考试考得怎么样？这次，我们来辅导你功